



## 茶峒清风

■海清涓（四川）

茶峒的清风，微含淡淡忧伤  
仿佛一群劫后余生的民国美人  
彳亍于山腰河畔

清水江昨天做了今天的事  
拉拉渡今天做着昨天的事  
清风吹动茶峒的年轻与古老  
清风的秘密，在茶峒无处安放

清风吹红一锅鲜三省的鱼  
吹不去吊脚楼的神韵  
清风吹绿一口香三省的茶  
吹不掉青石街的沧桑

捡起一块鹅卵石的椭圆  
放下一块鹅卵石的长方  
清风的笑容有一种凉爽与迷茫  
汗血的印记，一生只许烙一次

## 眼眶宽了便可跑马

■谭延桐（香港）

鸟鸣，以它独特而且奋勇的方式  
刨出了晨光，接着，晨光  
又镀亮了万物，就这样，帷幕  
缓缓拉开，那拉幕的声音，悠悠  
悠悠的，和持续的鸟鸣一样，有点  
悦耳

英俊的太阳，将闪亮登场  
以它崭新的仪态，这仪态  
将与万物的仪态一起，诠释  
这一天的是为具体最为真切的内涵  
也许，会有风，但风  
只会让一切，飒飒作响

那些做短暂停留的，也许，是看见了  
什么  
或发现了什么，进而，让他们  
眼前的事物做他们的生活补贴，与  
此同时  
补入他们的即使再多也是有限的记忆  
至于那些像是拧紧了弦一样  
在匆匆赶路的，他们，一定是害怕  
耽误或失去了什么  
正是这样，我看到，某人  
突然就和某一刻撞上了  
完整的某人，完整的某一刻，就再  
也不完整了

## 石油长调

■殷铭粒（长庆油田）

黄土高原被夏日骄阳炙烤  
塬峁沟壑流淌着紫外线的波涛  
千年秦直道蜿蜒成历史的弦索  
驮着马莲河的谣曲漫过荒草

窑洞窗花仍在剪裁岁月  
香包绣着五谷丰登的祈愿  
信天游从崖畔跌落又弹起  
惊飞了啃食云絮的羊群

钢铁森林在黄土地里拔节  
井架刺破穹顶丈量地心的深邃  
抽油机的臂弯摇碎满天星斗

钻头啃食岩层的古老骨骼  
泥浆泵奏响大地的雄浑乐章  
红工装在烈日下燃烧成火焰  
汗水浇开石油喷涌的泉眼

当夕阳给井架镀上红铜色  
管线里奔涌着液态的黄金  
现代工业与千年文明在此相遇  
共谱一曲气壮山河的交响诗

## 最后的秘密

■蒋梅（陕西）

多年前的那个深夜，窗外黑乎乎。煤油灯摇曳的火苗发出昏黄的光晕，母亲在灶台上烙锅盔。我呼哒呼哒……拉着风箱，睡眼朦胧地给灶坑里添柴禾。母亲用铲子均匀地翻着圆圆的锅盔。锅盔逐渐变得焦黄油亮，焦香味弥漫着。母亲又熬了一锅粥，升腾的白雾中隐隐绰绰可见母亲瘦削的身影。

天麻麻亮，母亲匆匆喝了两碗粥，就带着一布兜锅盔，一大塑料瓶凉开水准备出门。临走前，母亲再三叮嘱我，不要乱跑，外面有狼，在家乖乖待着。饿了，有锅盔稀饭。我疑惑不解地问，妈，你去哪里？母亲的眼睛红了，她疼爱地看着我，不说话。转身抱了一块木头柱子堵住了破败不堪的木门下面那个大洞。门吱呀一关，接着咣啷一声锁上了。

母亲走了，去干什么？这一天，我百无聊赖，度日如年。我折了根扫帚棍在地上乱涂乱画。烦了，又趴在窗口向外看。风把院子里的

杏花吹得漫天飞舞，像下雪一样。一朵，两朵……我数呀数，数累了，睡着了。中午，母亲没回来；下午，母亲没回来；天黑了，母亲还没回来。到处黑乎乎的，狭小的茅屋里堆满了杂物。老鼠窸窣窣作响，吱吱吱……地叫，在地上乱蹿，甚至从我脚背上跑过。我害怕极了，一边掉眼泪，一边哭着喊妈妈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哭累了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梦见妈妈回来了。

母亲回来已经后半夜了。铁锁咣啷一声，门吱呀一开，母亲带着一股寒气进屋了。母亲摸到火柴，嗤一声划亮火柴，点燃煤油灯。黑黢黢的茅屋顿时被昏黄的灯光充满了，我的心也被点亮了。抬眼一瞅，我看到母亲那张悲苦憔悴的脸上布满泪水。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，母亲脸上的泪水亮晶晶的，眼里的泪水还在不停地往外涌。我拉着母亲粗糙的手问，妈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好害怕。母亲悲痛地说，你爸不要我

们娘俩了，我今天去法院告他！我的心一揪，我没有爸爸了！一道无形的伤痕击碎了美好的童年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像变了一个人。我不再活泼爱笑，变得沉默而忧伤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那天发生的事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母亲去世前一个月，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。当年，父亲一走了之。起诉无望后，母亲走出法院大门，决定了却余生。当她冲上车水马龙的公路，想要一头撞向疾驰的车辆时，突然想到我还锁在茅屋里。这一刻，母亲清醒了，立马断了这个想法。己身无分文的母亲走了整整七个小时才到家。这七个小时里，母亲边走边哭，到后来竟在无人的深夜号啕大哭。哭够了，母亲也想明白了：再苦再难都要活下去！

回到家，母亲的脚肿了，脚底磨破了皮，血淋淋的。母亲顾不得疼痛，一把将我搂在怀里，慈爱地说，我们娘俩要好好活下去！一滴一滴冰凉的泪珠像下雨一样滴

在我脸上。我懵懵懂懂的，恍惚中感觉母亲的怀抱好温暖。那一夜，母亲抱着我呆呆地坐到了天亮。

从那夜以后，母亲像变了个人，总是笑眯眯的，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每个人都会经历坎坷磨难。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，不足以谈人生。那些深夜流过的泪，默默吃过的苦，最终会迎来甜蜜的生活。母亲用一言一行教会我勇敢地面对人生的低谷。如果生活给了你一个酸柠檬，你要想办法把它榨成柠檬汁，加上香甜的蜂蜜，做成可口的柠檬汁。如果命运是世上最烂的编剧，你要争取做你人生最好的导演。

从此，母亲无微不至地呵护我。再苦再难，母亲都供我读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了一位热爱教育的老师。至今，我的世界依然洒满阳光。漫漫流年，感恩有您——母亲！

## 晚归

■苏阅涵（四川）

夕阳把云朵  
煮成一锅糖浆  
缓缓浇在后山的脊梁上  
放学的孩童  
踩着碎金奔跑  
书包里偶尔漏出几粒鸟鸣  
炊烟升起时  
所有未说完的温暖  
都沉入  
屋檐下的碗底



保定古莲花池 摄影 | 长歌（河北）

## 手莫伸

■刘清涛（河北）

李飞考上了大庄乡的公务员，他叔叔李柱是李庄乡的副乡长，报到之前，他去了叔叔的办公室。李柱说：“侄子啊，乡镇的条件虽然差点，但提拔的机会多。”李飞笑道：“叔叔，我一定好好干，到时候也像您一样当个副乡长。”李柱说：“副乡长算啥？你要有当乡长、当县长的决心！”李飞点点头：“叔叔，您在大庄乡有熟人吗？我到了那里让人家照应一下。”

“大庄乡的王副乡长是我铁哥们，找他就行。对了，报到时带两盒烟，礼多人不怪。”李柱从抽屉里拿出两盒名烟，李飞挡住香烟：“我去买吧。”

“拿着！我这儿有好多

名烟呢！”李柱打开上了锁的铁皮柜，里面有十几条名贵香烟。

“叔叔，你为啥买这么多烟？”

“我分管全乡的企业和养殖……买烟还用我花钱吗？”说着，李柱掀一下掀开垂在地上的床单，几箱名酒金子似的在床底下闪闪发光。李柱笑道：“这酒是面粉厂的厂长给我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些烟酒拉到家。”李柱把两包烟递给侄子。

顿时，李飞感觉脊梁骨冷飕飕的，如同被浇了一瓢冰水。他恍惚看见叔叔手里的香烟变成了手铐，他看着香烟发呆。直到叔叔把烟塞进他手里，他才紧张地低声说：“叔叔，这是你受贿的

东西，新闻里不是天天喊反腐吗？”

李柱刚才还是晴天的脸顿时阴云密布了起来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是那些企业老板自愿给我的，再说，我给他们审批盖章跑前跑后，他们让我抽两盒烟，喝两瓶酒也算不得什么！”

李飞点了点头，丢了魂似的走出叔叔的办公室。他想，若干年后，叔叔现在的样子，可能就是自己未来的样子。他想起那句话：“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！”他擦了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在李庄乡政府门口等待开往大庄乡的公交车。

等车时，李飞想，怪不得叔叔在县城买了四套房，最近又换了一辆新轿车。他

莫名地替叔叔担心起来。他的思绪如漫天飞舞的柳絮飘忽不定，几分钟后，他那颗咚咚狂跳的心才平静了下来。等了十几分钟，公交车还没来，但有一辆警车进了李庄乡政府大院。他的目光被嗷嗷叫的警车牵引着，警车里出来的四个警察快速跑进办公楼。他的心再次狂跳起来，似乎要从嘴里窜出，冷汗爬满他的全身，他鬼使神差地走到警车旁。

李飞的目光被死死地拴在办公楼的大门上……突然，四个警察匆匆押着李柱出了办公楼，李柱无限悔恨地看了看侄子。顿时，李飞的心像睡着了一样平静下来。警车嗷嗷地鸣叫着离开了乡政府。李飞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香烟，像手铐一样冰冷。

责任编辑：胡全旺

编辑：叶桂秀 王晓军 金松 冯开俊